

体现文库

我的爱对你说

田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的爱对你说

田野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爱对你说 / 田也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8
(体现文库丛书, 正东主编)

ISBN 7-5034-1555-X/G·0273

I. 我…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5730 号

责任编辑: 杨玉文 **封面设计:** 体现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通州利民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印 张: 6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20.00 元(本册定价:1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看雨问心

——代序

窗外，雨声哗哗；窗内，一人独立。

雨象一条条亮丽而结实的丝线，把我的视线引领到那片熟悉而又亲切的土地上。一看到雨，我的脑海里就会自然而然地闪现出两个关键词：农民、庄稼。

久旱逢甘霖，我看到了农民满是皱纹的脸上少有的笑容，我看到了广袤的土地上，碧绿在成片地顽强地扩大、厚重。我万分欣喜，因为，农民和庄稼，这就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作品的魂。只是基于艺术表现和侧重点的需要，在不同的作品里，他们所呈现出的色彩或浓或淡，或显或隐而已。总之，我很爱她们，我的心是时刻和他们连在一起的。

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氛围里，在某些人看来，农民和庄稼落伍了甚至于变得丑陋了，但在我的眼里，他们依旧壮美无比！我很爱他们，而且还要拼命地爱下去，一直到老，一直到死。我不怕因为我爱了某些人的“不屑一顾”和“嗤之以鼻”而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

至今，我在城里工作已经十多年了，如果从我到外地上学时算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时间还要长些，因此，我也算是个小一点儿的城里人了。对机关里的大事小情，对城里人的饮食起居，对社会上的人情世故，可以说略知五六。

所以，我是一个带有城市和农村血统的“混血儿”，是城乡结合出的“产物”。至于这个“产物”是否优良，我说了不算，还是请看我的作品吧。

《我的爱对你说》以“我”为主线，写了“我”和三个女人刻骨铭

心的感情历程。“我”在传统与现实、爱情与亲情、性情与官位等交叉点上倍受煎熬，但终于走向了“我”理想的归宿。《将官司进行到底》是根据我经历过的一场官司加工而成的。整篇小说以一场官司为依托，以官场、情场和“农”场为平台，邻里之情、男女恋情和钱权交易交织在一起，上演了一场现代型的感情戏。《闹腾起来了》与前两篇相比，笔调上别具一格。尽管写得“狠”了点儿，但我多年想说的话总算说出来了，就算是我阅读“机关”这本书的读后感吧。妥否，还请批评。

看着窗外瓢泼的大雨，我问自己：在这场好雨里，大地能收获绿色和果实，你又能收获什么呢？

哗哗的雨声感染了我的情绪，我的激情迅猛地膨胀、高昂起来了。

我深知：“人勤地不懒”，我必须勤奋耕耘。

田也

二〇〇四年八月九日夜大雨中

目 录

☐ 看雨问心(代序)

☐ 我的太阳徐迟

第一章 和太阳在一起

第二章 胳膊难扭大腿

第三章 绝望中重逢太阳

第四章 抱紧我的太阳

☐ 将官司进行到底

第一章 私了终难了

第二章 柔情难克烈火

第三章 “这官司能赢”

第四章 孙萍被逼出走

☐ 闲情逸来了

第一章 针尖与麦芒

第二章 地上与地下

☐ 屠场

第一章 和太阳在一起

—

我万万没有料到：我的爱竟然如此之艰难。

今夜，我把海玲温软的身躯紧紧地抱在了怀里，我的手不停地抚弄着她的一头飘逸的秀发，我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的为女孩子所特有的气息，我不由自主地迷醉了。好温馨的夜色！好温馨的生活。感谢你，夜色！感谢你，生活！是你们赐予了我过去不敢有点滴奢望的美好和浪漫。

此刻，尽管光线暗淡，但我还是看到了海玲光洁的额头上喜气而又红彤彤的小太阳。我在海玲的脸上重重的亲了一下，立刻满口留香。在东北财经大学读书的四年里，这张脸我不知亲过多少次，可每次感觉都象第一次一样。细细品味，略有不同的是，那感觉越来越醇厚了，打个比喻，就象人喝酒喝到了一定的程度，虽然喝的还是刚开始喝时的那一瓶酒，却有了妙不可言的微醉感，舒适感。

1

不过，冷静下来后，凭直觉判断，我还是隐隐地感到海玲有什么心事在瞒着我。因为她几次都欲言又止。

“我好吗？”我单刀直入，再不象从前那样拐弯抹角了。其实，那拐角之处的形成，只不过是人为堆砌的石头。用锹一铲，三下两下，就无影无踪了。瞒得过眼睛，瞒不过心灵。

“不知道。”她学会了什么叫糊涂，再不象从前那样清澈见底了。其实，我知道，她那河床上面，只不过盖上了一层薄薄的沙子，那深沉的石子还藏头露尾、隐约可见呢。

“问你呢，我的小太阳，说实话，我好吗？”我理直气壮地追问。那语气，她必须要马上回答我，而且要说实话。否则就别想回宿舍楼睡觉。

“就冲你老想亲我也不象好人。”她硬棒棒地甩过来一句。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猛砸了一下，但很快就清醒过来了。我也知道，那所谓的東西是虚设的，若有若无的。真正砸晕我的，反倒是她给予我的实实在在的令我难以忘记的美好，或者说是我自己把自己砸晕的。

“我的小太阳，你理解我吗？”我环抱着她的腰，用劲搂了几下。实际上，我是在抱着我那颗滚烫的心，我太在意她的温度了，因为那是我的生命。

“理解，理解，你不就是想了嘛。”我的“深入”换来的是她的“浅出”，我的庄重换来的是她的调侃。我很失望，不，简直就是悲哀了。她回答得很干脆，把我呛得差点儿窒息过去。

“爱我吗？”她一本正经而又轻轻的问。我猜她问我这话时，一定也在认真地看着我，象我看着她一样。

说真的，这次不同以往，我竭力想用眼睛勾出她的心。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属于我们的时间也许很多很多，也许真的就所剩无几了。我感到时间和海玲一样的可贵。

“这还用说吗？我的小太阳。”我把她完全揽进了我的怀里，搂得更紧更紧了。就这样搂她一辈子，该多好。要是有了下辈子就更好了。有吗？

有！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的。我坚信。

二

“对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可你必须先答应我，听了之后别生气。”海玲想转移话题。尽管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面孔，但我还是能感觉出来，她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

“行，你说吧，我不生气。况且咱们都快成一家人了。”我调侃道。脸皮比城墙的拐弯处还要厚。

“去你的，就想美事了。告诉你，我有男朋友了。”她说的平平静静。她的这句话就象我驾驶一辆汽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一路下来，一点沟坎都没有，顺顺利利，但就在我临出高速公路路口的时候，却不小心撞在了路边的栏杆上，把我撞晕了头。难道是我听错了，还是在梦中？我将信将疑。但愿她是在和我开玩笑。

我想起了村里老乡说过的那个土招：掐一下自己手背上的肉，如果感觉到疼就说明不是在做梦。我狠狠地掐了一下，结果，火辣辣的，生疼！我敢肯定：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是做梦，确实确实是真的。

等我清醒过来，我已经触摸到了自己的心，那颗刹那间变得冰冷的心，那颗温度仍在继续下降的心，那颗滴着血的心。

“是真的。”见我许久不说话，大概她以为我不信，或者没听清楚，又特别关照地来撞我那颗本已非常脆弱的心。

“什么？真的？你瞎说吧？”迟疑片刻，我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话虽少，但语气里带出我多少道沟坎？带出我多大片怨情？

我要死了。

“现在说就晚了？”她反问道，“我怕说了会伤害你，所以一直没告诉你。我还不是为了让你高兴一天是一天？”

我立刻暴跳如雷：“我不用你可怜！你知道吗？你伤害的不是我，是我的心。你的怜悯，我不要！”我指着自己的胸口，然后摆着手，大声说。

完了，彻底完了。我的手从她的身后无力地搭拉下来。

我们的爱情停止了呼吸。

过了一会儿，我才用平静些的口气说：“其实也没什么，选择谁不选择谁，那是你的自由，我无权干涉。我只是想再问问，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此时此刻，我还能说什么呢？表面上来了个举重若轻，眼泪却在心里哗哗的流，滚滚的涌。

“我们是高中时的同学。”真可以，她来了个实打实。

我没有勇气再往下问了。是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好含着眼泪，掉头默默地走开了。

我这才想起，为什么在和海玲每次亲热的时候，她总是只允许我亲她的脸蛋而不让我亲她别的部位，不让我吻她，而且还较着劲，更不许我有什么“进一步”的举动，看来，她对我这个人和我们的关系是有“保留意见”的。我恨不得马上把她的男朋友拉过来，狠狠地揍他一顿，甚至于碎尸万段！可是你又算什么呢？狗屁不是！不过是一个从土堆里爬出来的穷学生。

不知怎么的，那天夜里，我反倒睡得很香。和海玲的私语，海玲的交底，对我来说，丢掉的不是什么宝贝，而是甩掉了一个系在心头的看起来美丽迷人，实则异常沉重丑陋的包袱。说实话，在我和海玲魂牵梦绕的日子里，我已不只一次地觉察到，自己和海玲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和海玲比，人家是城里人，是阳春白雪，自己呢，土里土气。如果结了婚，真到一起了，也未必就合的来。与其那样，不如象现在这样早些分开更好。这么一想，我倒有些坦然了。

我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阿 Q？我疑惑起来。

几天后的一天下午，破天荒的，海玲要约我出去玩。四年来，这还是她第一次主动约我。本来我不想去，我心里很明白，还能有什么好事等着我呢？不过是她想“例行公事”，在我伤口上敷点药罢了。可我还是懒央央的答应了她。

我想，朋友做不成了，最起码还是老同学，这点面子，该给人家。千委屈万委屈，你毕竟是个男子汉啊。

幽静偌大的校园公园里，一条细长的石子路七歪八扭，没有自知之明地贯穿了整个公园。下午的阳光象长了白刺，把我的眼睛扎得生疼，我感觉眼里要流血一样，想用手捂住，但又觉得多余。我感觉自己的两条腿成了木头，直直的，不听使唤。我们沿着这条细长的石子路，边走边谈。

“毕业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看得出，她在主动和我找话说。

“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她淡淡地笑了笑，问我。

“不会的，哪能呢？”我淡淡地回答她。我心想，我生气能跟你说吗？有那个必要吗？

“说真的，其实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她在肯定我。

说的好听，我错不错，难道我不知道？用得着你品头论足吗？

“那是我自己的事。”我不软不硬地回敬她。

“还是我们没缘分啊。”她很无奈地说。

“说那些有什么用？事在人为。”我说。

“我们下辈子还做好朋友？你有信心吗？”她很认真地说。

我用鼻孔哼了两声：“下辈子？谁有下辈子？这辈子都没戏了，还提下辈子干嘛。你有我没有。”我彻底绝望了。我们的爱情已气若游丝，她的话分明在为我们的爱情料理后事。

还是不要做梦了。我这样劝自己。

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抬头看了两眼西斜的太阳，阳光异常的明亮，明亮得恶心，明亮得讨厌。我骂了一句：“见鬼去吧，看我干嘛？谁稀罕你！再看，我用竿子把你捅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知怎么的，我接二连三地想家了，想家里的老母亲。我对不起她。本来我放假回家和她提过我和海玲的事，母亲听了都合不上嘴。可眼下，说吹就吹了。我回去怎么和她交代呢？又一想，也没关系，等参加工作再找也不晚。自己不呆不傻又有学历，还是有姑娘跟的吧，说不定还会比海玲漂亮一百倍，温顺一千倍呢。

也不知道海玲是怎么想的，就在我拿到毕业证书，临回家的头一天，她找到我，居然说想和我单独呆一个晚上，去哪都成。想和我 KISS？想和我……？阳春白雪，你还是趁早玩去吧。恕不奉陪！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没去。我不明白，她这么做，什么意思啊？

说起来，记忆真是个讨厌的东西。四年前，我和海玲相识的事一个劲地想忘掉，结果，非但忘不掉，反倒显得更加清晰了。

山村的夏夜，静得没有一丝一毫的声音。可我的心却狂跳不已。已经夜里十一点了，我仍然一个人笑兹兹的在屋子外面的房檐下来回转弯。屋里电灯发出昏黄的光，为我赶做针线活的母亲几次催我进屋睡觉，我一个劲儿地说不急不急。看我的样子，大概当妈的心里也和我一样高兴。

我手里攥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于有了脸面，就等于从高三的十八层地狱而一步登天了，我能不得意吗？我的心里哪还有什么黑夜？全是明晃晃的白天，全是艳阳高照的白天！全是光芒万丈的白天！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在这么白的天里，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6

我考取的是东北财经大学，那学校在大连，听说在海边，是连学带玩的好地方，我不由得更加兴奋起来。唉，不容易啊。大海，远在天边。以前除了在电视里，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大海，但现在，方方正正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把我和大海的距离由天涯海角变得近在咫尺了。大海好象就完完整整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对它，没有了丝毫的陌生感。

母亲倒替我担心起来，说我没有出过远门，连白云县地面都没有出过。我可是满不在乎，我很得意。我从小目标是小学出乡去念书，中学到县里去念，大学，对不起，就要飞到外县外省市去念了。这叫“用农村包围城市”。如今，这个美丽的“包围圈”成为现实，鲜灵灵地摆在了我的眼前。我怎能不兴奋呢？

这年高考，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东北财经大学。在办理完一系列的手续之后，我跟随着越来越稠密的人流，迷迷糊糊地到火车站买了张去大连的火车票，又晕头转向地随人流爬上了那个长长的绿色的庞然大物。那神情，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农民进城的神态。我好不容易钻进了“绿壳”里，在一片顶破天的吵吵

嚷嚷中,放好行李,对号入座,我定了定神,心里得意地说,我这个农民进了城还不算,还要坐火车到海边潇洒一回呢。一上车,我的眼可就不够使了,好一阵东张西望,然后带着新鲜感和满足感,瞥了一下坐在我对面的人。不看则已,这一看,看出了好奇。

这是一男一女两个人。靠过道坐着的是男的,看上去很年轻,尽管脸上有一层黑皮肤干扰和遮挡,但还是露出一点点的帅气来。靠里边窗子坐着的是个女的,瘦高瘦高的,让我联想到夏天庄稼地里长的玉米杆。女孩的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儿,是那种带舌形帽沿的黑色小帽儿,有许多白点点缀在上面。一条粗粗的辫子旺盛地扎破了帽子的后半部,从脑后生长出来。她的上身穿一件灰白相间的小格褂儿,下身穿一件浅色的牛仔褲,皮肤白晰。眼睛象两盏会转动的明灯,灵便而又急切地寻找那该给予笑的事物,那双眼睛似乎天生就是为笑而生,要是不让它释放出笑来,比死还悲哀。有高鼻梁儿的瓜籽儿脸,就是一个湖面,只要一张开她那小巧的嘴,那天生就含在她嘴里的笑,会很自然的落进湖里,很快,笑的波浪在湖面上十分均匀地荡漾开来,一直送到对方的心灵深处,并凝固在心底。让你日后即使忘记了她这个人为人处事的风格,但却怎么也忘不了她的笑脸。她看上去很小,象个小孩。说话带有淡淡的鼻音。在这个女孩子朝那个男的叫爸爸的时候,我差点儿笑出声来,我以为人家是兄妹俩呢。我和他们对视了一会儿,我神不住劲,开始找话说了:“你们去哪儿啊?”

“去大连。你呢?”那个男的说话了。

“我也是。你们爷俩是去上学报到的吧?”我试探着问他们。

“对,我送她去东北财经大学报到。”说着,他带着几分骄傲的神情看了一眼他的闺女。她和她父亲对视了一下,都心照不宣的笑了笑。

“我也是。”我对她父亲说。我的眼睛明亮了起来,淡淡的笑里夹杂着轻蔑。我心说,是你闺女考上了,又不是你考上了,‘你’做什么劲!你以为就你闺女能,我也能!

这时候,那个女孩子也抬起头来,带着笑意打量着我。在她那光洁的额头上,分明有一个小太阳在微笑着。它照亮了她自己的心,又在温暖着别人的心。看得出,她开始正式把我端端正正地纳入她的视野了。

我的心里萌生出温暖。

“是吗”?男的问,“那没有人送你?”

“我自己送自己。”我幽默地说。我为自己也能不经意间幽默一下子而偷偷的洋洋得意起来。

“你家是哪儿的?”那个男的问。

“白云的。”我随口答道。

“是吗?”那个男的似乎很吃惊,但接着脸上掠过一丝不安,表情也很木然。

我本想再介绍一下白云县的情况,一看他的神态,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还是少说为佳吧。

8

火车上,不间断地,我的目光和他们父女的目光碰在一起,这时候,多半,我们都以回报对方一个浅浅的微笑而结束。

可是,他们爷俩的笑和我的笑是不同的。后来,从这个叫海玲的女孩的嘴里我才知道,他们的笑还有另一层无法言传的意思。他们看见我的白衬衫上和头发上落满了尘土,本是黑得打卷的头发上还零星地“长”出了几个雪白的麦芒。他们想告诉我,让我划拉下来,可几次都是话到嘴边又返回去了。也许是不好意思吧。

他们哪里知道,我这一路的匆忙。本来,头两天母亲就催促我走。她舍不得我,可她心里也明镜似的,儿子要上学,留是留不住的,迟早得走。对于没有出过远门的儿子来说,晚走不如早走,把时间打出富余来,说不定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就要耽搁几个小时。可是我也舍不得母亲,自己身为独子,这么一走,深深的院子,空荡荡的屋子,只剩老母一个人孤苦零丁地苦守着了。

没想到,在我由家里去火车站时,因为从山村开往城里的公共汽车少而又晚点了,我要不是拦了一辆顺路的130,搭了一段

车,很可能就要赶不上那趟火车。当时,那辆 130 驾驶室里坐满了人,我和人家说明情况,说尽了好话。人家看我是一个穷学生,不象坏人,说上来吧,我把行李扔上了那个露天的空荡荡的车厢,自己笨拙地蹿上去,坐在了车厢上面。我看见,在车箱的四个角落,有一堆一堆的麦芒,看来是一辆刚拉完麦秸的车。车开得快,有风,麦芒夹裹着尘土,一股脑朝我这位不速之客的身上飞来。有一段时间,我只得闭上眼睛任凭它“光顾”我了。车子走在吡牙咧嘴的土路上,我的屁股被咬得生疼,咬得烂碎,可是,我的心是完整无缺的,早就落到了清爽宜人的天边,落到了那个神秘而又朝思暮想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有一个期待在微笑着向我频频招手呢。和自己吃过的那些苦相比,眼下坐车挨颠喝尘土,又算得了什么呢?小菜一碟!就是坐在刀尖上我也要走!我也乐意!今天的挨颠就是为了明天的不挨颠,今天的喝尘土就是为了明天的不喝尘土,这就是高考考出来的辩证法。真是人生难测。这样想来,一种欣慰涌上了我的心头。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孩子叫海玲,是金岭县的。和海玲刚开始聊天时,我很拘谨,似乎嘴上被捆了绳子,再到后来,就有说有笑了,最后,我和她俨然成了换吃换喝的老朋友。我暗想,报到第一天能在火车上相遇,真是有缘分。她的出现,也许会给我带来什么。可是,究竟是什么呢?只有天知道。这些,我不由得不想,可是又不敢多想。

火车痛快地撕扯着夜色。尖利的汽笛,是黑夜被火车撕裂时发出的愉快地尖叫。我想,火车的奋斗终会有收获的,属于它的黎明就在眼前了。偶尔,有一辆火车和我们乘坐的火车相遇,又呼啸着擦肩而过。我看见,错车时,对面那辆火车车厢里的灯一闪一闪的,象一个人朝我神秘地眨着眼睛。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多象我和海玲匆匆相遇而又匆匆闪过的目光。

上学的日子,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可对于我来说,还有另外的两个点,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星海公园。我不会

忘记自己临出门时,母亲的嘱托:在大学里也要好好学,艺不压身,装进自个儿肚子里的才是真东西。图书馆就是装真东西的好地方。长这么大,我哪里见过那么多的书啊,不读真是浪费。当然,我的母亲也和我唠叨了交女朋友的事。她问,学校许可成家吗?我回答,人家不许。她又说,你老大不小了,在老辈子我早就抱孙子了。要是合适的先谈着,摸摸脾气秉性,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我满口答应她,行,行,行,我知道了,您就别老唠叨啦。她一瞪眼,我为谁?还不是为你!这时候我就服软,就解释,妈,您放心,我的事我会想着的,您在家注意身体就行了,别累着。您身体好,自己少受点罪,也就等于给我减轻点儿负担。当妈的笑了,她心里一定有数,儿子是好儿子,从来都顺着她,不和她顶着来。让我干什么,我都说行,行,行,即使再忙,即使再有事,也从来不说半个不字,尽管有的事我一时办不了。所以,她相信我的话,既然我答应了她,为儿子操媳妇的心就算暂时落进了她的肚里。最起码不用先想着它了。

四

说来也巧,我和海玲不但是财会系的,还分在同一个班,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我还嫌看不够,大一开学才四个月,夜里就几次梦到过她了,而且有一次在梦中,为了叫住正在前面走着的海玲,想斗胆和她来一次亲密的接触,我竟然扯开嗓子喊“海玲,海玲”。一睁眼,我吓了一跳,为自己的失口而后悔不已。我借着照进宿舍里的一片暗白色的月光,悄悄抬起头看看宿舍里的其他七个“弟兄”,他们纹丝未动,酣声、呼噜声照旧。我把头轻轻放回枕上,把心搁进肚里。我终于断定,我的喊声并没有把他们从沉睡的水面上拖起。多悬啊,真是万幸。仔细想想,当时要么是自己没喊出来,要么是喊出来了,可他们睡得跟死猪似的,根本影儿都没有听到。

可我翻来覆去的,再也睡不着了。海玲的身影还有那似乎见了我才有的笑脸象她的人一样,实实在在,总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感到脸热心跳。可是想想周围的几个“弟兄”,上大学没几天,就有了女朋友,就敢和女朋友在大庭广众之下,成双成对,勾肩搭背。奇怪的是,学校居然没有出面干涉,言外之意,校方恐怕对这种事也默认了。我有点自惭形秽了,自己毕竟是农村出来的,观念落后,胆小。我下死心,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是我做得出来吗?做不出来也要练着做。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这个自己一定要战胜那个不合时宜的自己。只有这样,才会进步。我下了死心,要强迫自己做,而且还要做好。

这天下午,班里没课。我想约海玲出来,到星海公园去玩,顺便看场电影。我本想在上午和她一起上课时就提前和她约好,可是一来人多眼多,不方便,二来,也是最要命的是我的嘴象生了锈的锁一样在关键时刻怎么也打不开了。不知不觉,一堂课又一堂课过去了,下课的铃声简直就是我的胆怯的颤抖声,就是我的失望在喘息。没办法,自己又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我真有点后悔。照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看来只有横下一条心,拉下脸来到女生楼,楞办!

按照规定,男生是不能随便出入女生宿舍楼的,如果确有要紧的事需要进女生宿舍楼,也要先到一楼门卫室接受老师傅的反复盘问,之后,登记、“验明正身”才能放行,而且还有时间限制的。他们怕毛头小子们进去了在里边有充裕的时间“胡作非为”。

我走向海玲所住的女生楼。也怪了,心里想去,可腿脚就是不听使唤,慢慢腾腾,迈不开步,最不争气的是,明明都走到楼底下了,反倒进一步退两步,轻手轻脚。我在楼下拐角背人处瞄着,看女生们和个别男生进进出出。我抿紧嘴巴,怕被人看见,怕看不见海玲,又怕……,真是担了八样的心,说不定那心因为承受不住这么重的压力,会和我闹脾气,咚地一下跳出来和我打架。我揣着“瞎猫碰死老鼠”的心理,在等海玲出来,或者找一个能说上话最